

诗风 词韵

故乡玉米地

■孙 昊

一场夏雨过后
玉米在烈日下疯长
它们铺满大地
如我朴实勤劳的父老乡亲
在创作生活的艺术
一望无际的玉米田
是他们完成的伟大作品

玉米在沃土上尽情舒展身姿
一遍又一遍
父母戴着草帽、顶着烈日给玉米除草
胳膊被玉米叶子划伤、结了痂
玉米颤抖着，落下时光的琐碎
站在亲情和乡音之间
一块玉米地，分明就是一首抒情诗

走过故乡的玉米地
灵魂在调色锤炼日子
那融在我血肉里的往事
让感恩的泪水缓缓流淌
那片玉米地，站成一道风景
指引着游子回家的路

故居

■苦 丁

三间茅草房
一道篱笆墙围成的院落
是我凭记忆，画出的简笔画

一场春雨后
桃花盛开，满院芬芳
我和邻家小妹，在桃树下过家家
小鸡在篱笆墙下觅食

一阵秋风，扫起落叶
我从地上捡起树上掉落的红枣
送到口中，咬起一串
甜甜爽爽的笑

我越来越觉得
故居是扎进我心中的根
只要不忘记
花儿就会开满心头

心灵 漫笔

南瓜在屋顶安睡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父亲在家侍弄菜园，四季时鲜不断。他总把最好的菜蔬瓜果带来给我们吃，这不，昨天又给我们送来两个滚圆肚大的老南瓜。

南瓜又叫倭瓜，在乡下很常见，地里绿油油生长一大片，生命力极旺。南瓜的卷须是它探知世界的触手，打着旋儿，伸向四周、伸向天空，无论碰到什么都抓住往上攀爬，有时顺着一棵树能高出树顶，有时能覆盖一个土坡，委实壮观。若实在无物可攀，它就在地面匍匐成一片丛林，照样开花结果。

谷雨前后，父亲在墙根种下几粒南瓜子。一场春雨发芽，一场春雨生叶。没多久，南瓜的枝蔓已沿墙攀至房檐，在窗前留下一帘斑驳的绿影。夏时花开金黄，有碗口大，花瓣微向内卷，常见一种黑翅蝴蝶撒金点的大蝴蝶翩跹花上。花落结瓜，长条状、小孩子拇指大小。南瓜大都隐在茎叶之下。像母亲护着孩子那般，硕大的叶子做了襁褓，免其遭受风雨之苦。人们只有扒开茎叶，才能

找到南瓜。

新生的南瓜都有一层细密的绒毛。等这层绒毛褪去，瓜身上现出黄条斑纹，南瓜才能吃，用母亲的话说就是“经得嘴儿了”。切开嫩南瓜，切面会渗出透明的汁液，我真觉得那是南瓜的眼泪，由此心生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嫩南瓜切成细条和面条一起煮熟，浇上蒜汁，是夏天常吃的午饭；或用擦子擦出细丝，用笼布包了挤出部分汁液，拌切碎了的玉米菜和荆芥，可摊菜馍，吃起来很鲜美；或将嫩南瓜切成薄片，配以家乡特有的黄豆酱炒食，可用来卷烙馍吃。

嫩南瓜秧的头可炒食，是近几年才有的吃法，幼时我从未吃过。到了秋天，南瓜变黄，皮变硬，并渐蒙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变成老南瓜。南瓜多长一天、多晒一天秋阳，甜度和面度就增一分，故人们并不急着采收。霜降后，南瓜秧衰败、叶子萎黄，一个个南瓜显露出来。站在高处俯瞰，大大小小、圆圆滚滚的南瓜，甚是喜人。母亲把摘下的

南瓜放在室内阴凉的地方，有时放在床底下，有时绑了挂在墙上，能存放很久。

冬夜里，烧一锅南瓜稀饭，一家人围着饭桌，捧着各自的饭碗，边吹边热乎乎地喝进胃里，整个身心都暖和起来，感觉既满足又幸福。我和弟弟喜欢用筷子把南瓜捣碎，把一碗白面稀饭变成黄金稀饭，然后再比赛着“呼噜噜”喝完。南瓜子色白饱满，洗净放在房顶或院墙上晒干。除留作种子的，其余南瓜子可生吃，也可干炒至金黄，或加了盐、油炒成五香味，吃起来很香，若带皮吃下更是驱虫良药，孩提时我常装在口袋里当零食。老南瓜也可蒸食，用勺子挖着吃，糯软香甜。有一次，母亲竟做了南瓜饼：把南瓜蒸熟去皮捣碎，揉进面里，用平底锅放少量油煎至焦黄，吃起来外焦里软。

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回老家，当晚月色莹白，我顺着楼梯上到平房房顶。清寒的月光下，秋虫嘶鸣，万物都现出秋的萧瑟，唯独那些在房顶上安睡的南瓜，让我觉得故乡如此温暖。

人在 旅途

清源山访岩

■特约撰稿人 王 剑

清源山是闽中戴云山余脉，峰峦起伏，石壁参差，林幽壑深，岩石遍布。清源山因山上多泉眼，被人称为“泉山”，又因山高入云，被称为“齐云山”。

大约两亿年前，清源山一带还是茫茫的海洋。而今，突现在我们眼前的诸如老君岩、南台岩、千手岩、弥陀岩、碧霄岩、瑞象岩、赐恩岩等盎然成趣的象形岩石，是造山运动留给清源山的丰富表情。这些千奇百怪的岩石是有灵性的。它们用自己的傲然屹立，记录着气候和时间的变幻，用自己嶙峋的线条表达对世界的理解、彰显自己的精神。

我们一路走来，不断惊叹。

醉月岩位于清源山东麓，是山腰上一块突出的巨岩，屹然耸立。皎洁的月光洒落在光滑的岩面上，犹如一面天然的镜台。南宋时，丞相李邕在此结庐隐居。每当月圆之夜，李邕就独自在醉月岩上饮酒、赋诗，好不快活。“一年适尽莲花漏，翠井屠苏沈冻酒。”“黄花有意怜幽独，白酒无聊漫醉醒。”李邕在清源山一住就是20年，终老于斯。

遵岩又叫百丈坪、星台岩，是清源山山顶一片平坦宽广的岩面。在此远眺，泉州的风光尽收眼底。据说，明代散文家、“嘉靖八才子”之首的王慎中，年少时曾读书于此。晚年，王慎中再次来到遵岩，广邀文友，组织酒会，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千

峰最高顶，上客散芳筵。心豁云初散，形忘酒易传……”相传俞大猷少时也曾在此练武。明万历年间，泉州太守姜志礼亲书“百丈坪”三字，字形飘逸。

如果走累了，不妨就在虎乳泉旁歇歇脚。虎乳泉旁有“孔泉”石刻。泉眼上下皆石，上石如壳、下石如砥、中坳有孔窍，泉从孔窍流出，注入一方形石孔中，此处有朱熹撰写的《源头活水》石刻。虎乳泉常年不涸，耳贴岩石，可闻岩下传出“咕咚咕咚”的滴水声。虎乳泉的泉水，最终都流入了天湖。沿着木质的栈道，绕天湖走上一圈，再烦躁的人，心情都会归于宁静。清源山的一块巨石上刻有“无尘”二字，说的就是天湖的偈语：抖落岁月的尘埃，渐趋生命的本真。

清源山西侧的罗山、武山之下，老君岩在这里一坐就是无数年。只见巍然端坐在草木中的老子，头戴凤帽、额纹清晰，左手抚膝、右手凭几，双耳垂肩、长髯拂胸，两眼微眯、面带笑容，如有所视、若有所思。张口似在布道，手指如在弹动，活脱脱阅尽人间风景的智者形象。

告别清源山时，正是夕阳将落。回头望去，暮色中的山峰雄浑而苍远。我想，清源山已不仅仅是秀甲东南的千岩之山，更是哺育泉州人民的母亲之山。那一泓泓泉水，那一道道先贤的思想之光，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带给泉州更多的玄妙和厚重。

流金 岁月

捉知了

■若 木

“绿槐高柳咽新蝉，熏风初入弦。”知了是夏季最热情的歌唱家。无蝉鸣，不夏天。对小孩子而言，捉知了是夏天最快乐的事了。

捉知了的工具很简单：一根长竹竿、胶。最好的胶是和面洗出的面筋，黏性最好。但大人不让浪费面粉，我们只好找树胶裹在竹竿头上。桃树的树胶多，但桃树少，所以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蛛网：把竹枝弯成圆形，固定在竹竿头上，再攀上一层蛛网，捉知了的工具就准备妥当了。

知了躲在枝叶间鸣叫。我们举着竹竿去村外的土路和河堤上捉知了。柳树上知了比较多，透过细长的柳叶也容易发现它们。捉知了讲究“稳、准、快”，举稳竹竿，对准知了，快速罩下去，知了一准跑不了；如果你手抖了、没对准、下手慢，知了就飞走了。有些知了非常调皮，飞走前还会撒尿，星星点点落到我们的胳膊上；有些知了力气大，明明被捉住了，还能挣脱。

会叫的知了，腹部有“音箱”，我们称它为“老叫”。我们只需按一下它背上棕色的壳，它马上就唱歌。那片棕色的壳是半透明的，我们叫它“镜子”，好比唱片机的开关，一按就叫，非常灵敏。捉弄小伙伴的时候，把知了悄悄拿到他耳边，猛一按“镜子”，知了叫起来，总能吓他一跳。不会叫的知了，我们称之为“老哑”，不太受欢迎。

受了被捉住后，我们从蛛网上取下来，掐去翅膀，放进塑料袋里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有时候运气好，一棵树上趴着好几只知了，我们站那儿不动就能一捉住。在村外的那条路上，我们往往就能捉到二三十只；有时也会河

堤上捉，到半晌午，收获也不少。

捉回的知了，“老哑”都被喂鸡了，“老叫”会被我们放进蚊帐里。吃过午饭，大人睡午觉，我们再把它们取出来，到树荫下玩耍，玩烦了再喂鸡。有一次，我喂“老叫”给家里的猪吃，猪吞下去后，“老叫”还在猪的肚子里叫，把我逗得“哈哈”大笑。

夜里去捉知了需要拿手电筒。到村外土路上，我把手电筒打开、照着树，几个小伙伴合力摇晃树干，知了受到惊吓，纷纷飞向光柱，落到地上。我们用手一捂就能捂住。大人常吓唬我们说路上有蛇，不让我们晚上往外跑，所以我们用手电筒捉知了的次数非常少。

知了没有蜕变之前叫“知了猴”，藏在土里。天刚黑的时候，“知了猴”会爬出洞，爬到竹篱上、树干上，悄悄挣脱外壳，不待天明，翅膀就变硬了，飞到大树上。吃过晚饭，我们拿了手电筒，去村外的树下就能捉到“知了猴”。若哪天起得早了，还能在篱笆上发现蜕变不久的知了——身体是白色的、翅膀是淡青色的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还不会飞。遇到雨天，雨水会灌满知了洞，“知了猴”不等天黑就爬出来，有些被我们捉住，有些直接进了鸡的肚子。

有些孩子手笨，不会捉知了，但能抓到知了壳，也是很快乐的事。知了壳叫蝉蜕，是一味中药，有人专门来村里收购。每个夏天，我们都能拾很多，换来铅笔和作业本。

“万树鸣蝉隔岸虹，乐游原上有西风。”今年的夏天总是和知了紧紧相连，捉住一只，好像就抓住了整个夏天。转眼西风吹来，蝉鸣渐稀，夏天已经去得远了。

水边的乡愁

子 上空。

西边的池塘，周围都是高大的柳树。春天来时，柳丝垂碧，寒烟萦绕，赏心悦目。这方池塘因为坡岸较陡峭的缘故，很少有人下去。村外田间还有一个很小的池塘，被我们称为小塘沿。小塘沿方方正正，池水清幽，夏日水草茂盛，从四面向中间蔓延，几乎能遮住整个水面。水草间不仅有不能吃的水葫芦、水马齿菜，还有能吃的菱角、鸡头子，所以常常被孩子们扯上来。菱角、鸡头子被摘掉，藤蔓则被胡乱扔在塘埂上，任由阳光暴晒和路人踩踏，不到半天就枯萎了。一场雨后，它们又都活了过来，顽强地把绿色铺陈开来。

小时候，最疼爱我的亲戚是四姑父和舅舅。四姑父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湖，不宽，却很长。湖对岸的堤上长满了紫云英，堤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。傍晚时分，各家的炊烟弥漫在湖面

上，互相追逐，渐渐消散。夜色降临，波浪一排连着一排，消失在对面的芦苇丛中。舅舅家住在水圩子里，四面都是水，只有一个土坝供人出入。刚记事时，我在土坝边玩耍，还掉进水里。记得当时是冬天，我被大人拉上来后，舅舅急忙回屋生火让我取暖。还有一年夏天去他家，舅舅用网给我逮鱼吃。那是雨后的人暮时分，水面上蒸腾着阵阵烟雾。

在我去县城上学的路上，有三个池塘，还有一条河。搭乘小木船过河时，河面上升腾的水汽在阳光下会急速地变换颜色，七彩斑斓，炫人眼目。

韶华已逝，我成了远离故乡的游子。多年来，我见过许多河流湖泊，足迹踏处，皆为异乡山水。每次面对他乡水色烟处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崔颢那句让人伤心的诗：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养花的乐趣

■武亚红

中原冬天冷，春天多风，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，秋天虽好但也会忽然闹霜冻。所以，我平时只养些好种易活的花草。比如铜钱草，只要浇足了水，就会恣意生长，短时间内爆盆。

我像好朋友似的关心着花草的一举一动。一来二去，我也摸索出来一些门道：有的花草喜阴，就别放在太阳下长期晒；有的花草喜干，就不能浇水太

勤。日日看它们生长，享受着开花时沁人心脾的芳香，我心中很是惬意，顿感生活充实多了。

每次我下班回家，第一要务就是去看看花，闻闻这棵、摸摸那棵，心里倍儿爽；每当我做家务感觉疲惫不堪时，我就会去看看这棵、搬搬那盆，调节身心。若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，就得全家动员，抢救花草，累并快乐着。

开在心中的花

■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住在高楼的人，养花并没有那么容易，需要花一番力气和心思。

窗台上那盆三角梅，是今年春天买的。那天，我心情莫名的不佳，于是就叫我先生直奔花卉市场。正午时分，花卉市场游客稀疏。我拉着先生从西逛到东、从这个花棚逛到那个花棚，最后，买了一盆开玫红色花的三角梅。看着车里的花儿，我的心情愉悦了起来。

把三角梅搬到楼上后，我和先生将它摆到相应的位置，从此日日期盼它能开出好看的花儿来。我没事儿时就爱盯着这盆三角梅发呆，有时还自言自语。

一天早晨，外出几天归来的我起得很早，搬把椅子就坐在了三角梅旁。这才发现，买它回来时的簇簇花苞已开得鲜艳夺目。

去年春节前，先生去南方出差。当晚，他发来一张图片，说是在当地花卉市场看到一种开着灯笼形状花朵的树，问我喜欢不。我说当然喜欢，但那么远，我也只能是望而兴叹。谁知，先生回来时，竟然带回了一棵图片上的那种树苗，说是送给我的春节礼物。虽然树身光秃秃的，不似图片上那样花开满枝，但我心里仍是欢喜。

我给这树取名为灯笼树。春天，它开始发芽，叶片慢慢舒展、长大，慢

慢地又长出小灯笼一样的浅绿色花苞。一场春雨过后，灯笼树的花开始绽放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灯笼状的花也由绿逐步变成浅红，然后是深红。一树红灯笼状的花儿在风中摇曳，让我的小院里满是张灯结彩的喜悦。我越看越喜欢。

三角梅和灯笼树只是我养的众多花草中的代表。于我来说，养花只是生活爱好。仔细想想，人生就如同养花的过程——花开时正如人的青春年华、绽放光彩，花枯花谢就如人生青春已过，留下的是生活。花枯萎了，植物还在长，人生还在经历，那些开在心中的花儿却永不凋谢……

乡间马齿苋

去田地里挖这种菜。站在田埂上望去，马齿苋随处可见，暗红色或淡绿色的茎在阳光照射下非常惹眼。尤其是在早上，红藤绿叶马齿苋上的滴滴清露像极了美人的眼泪。

当我们将一大篮子成果带回家，勤劳的母亲又成了一个超级魔术师，用一双妙手将马齿苋做成各种美味，清炒与凉拌都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马齿苋炒鸡蛋。鸡蛋是母亲辛辛苦苦的鸡所下。大锅冒着热气，鸡蛋液混合着油盐调味料搅匀之

后倒入锅中，“哧”的一声就变成美丽鲜艳的黄色图案。母亲迅速倒入切好的马齿苋翻炒，放一点水，来回翻炒几下就可以了。起锅时，好吃嘴的我会趁热夹一筷子放到嘴里。

夏日阳光充足，新鲜的马齿苋疯长，一时吃不完，会过日子的母亲就采摘许多回家，用开水焯过后晾晒起来，做成干菜精心保存，想吃的时候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端上桌。到年底，母亲把干马齿苋用水泡好，剥碎放入肉馅，然后加一点葱花，拌入香油与盐做成馅儿，包成的饺子味道香



国画 清纯温香 曹国胜 作